

銅獎影評：《顏色》

撰文/范綱皓

台灣性別平等程度是亞洲第一，這很多台灣人都知道。根據聯合國最新發布的性別不平等指數，在越接近 0，代表性別越平等的前提下，台灣的指數為 0.053，居亞洲首位，世界排第 9。

即便如此，女性多重的身份，經常依然讓女性喘不過氣來。在每一個人生的階段，不同的女性，的確面臨不一樣的挑戰。剛出生的時候，小女孩跟小男孩，能否被公平看待？長大的過程中，女生如何被教導成為一個女性？男生又如何被教導成為一個男性？值得慶幸的是，我們社會的主流價值，到現在已經認為「生男、生女一樣好」，才稍微降低女性生產的壓力，以及「身為女孩」的自卑。

「顏色」這支影片中，描述的是，按部就班、踏上每個人都會走上的人生階段時，所迷思自我的過程。她是自己爸媽的「女兒」，也是丈夫的「老婆」，丈夫還要求她是賢淑的「媳婦」，還是孩子的「媽媽」。這些場景，都像極了「82 年生的金智英」裡頭金智英的樣子。

唯一不同的是，「顏色」的女主角，沒有一個善解人意的丈夫，在影片中的「她」甚至連個名字都沒有，這便將性別不平等的張力，擴張得更大。沒有樣貌、沒有個性、沒有自我，就是台灣所有「無名」女性的代表，也是台灣女性生活的寫照，更是對社會、對性別不平等、對父權結構最大的控訴。

影片中，用顏色來帶領觀眾體會女性的處境，我認為是很特別的做法。女性的妝容有顏色、女性的打扮有顏色，甚至從小孩使用的嬰兒用品也有顏色（粉紅色，是否在用顏色的刻板印象暗示觀眾

她的小孩是個女兒？），直到她卸下所有生活的顏色，流下來淚來，才能找回真正的「自己」。

這樣「悲情」的控訴，是巨大的，同時也是赤裸的，但對我來說，我期待影片的結尾，能帶來更積極的論述與女性的反抗，而不是只有卸妝、褪去顏色。女性的處境，自然令人難過、心寒，但女性也不是全然無力反抗。在成為一個妻子、一個母親、一個媳婦以前，女性也曾經是一個充滿夢想、理想與憧憬的女「人」。

即使成為媽媽、妻子、媳婦，我們依然能夠看到這個社會上，有許多為此而戰的女性，而不是站在那等待救贖。例如：有越來越多的台灣女性，投入創業，追求自我的實現。根據萬事達卡公布的「女性創業指數」（Mastercard Index of Women Entrepreneurs）調查，台灣在女性創業指數排名中，在亞洲是冠軍。

透過政府的小額貸款，讓不少台灣女性能夠自行創業，走出家門，面對社會，實現自己的夢想。即便是困在家庭、困在社區中的台灣女性，我們也可以看到，她們越來越在社區中擔任重要的「政治」角色，甚至是改變社區的重要「推手」。

社會結構，經常是壓迫的，但是有壓迫的地方，就有反抗。結構，也一定有縫隙，有縫隙的地方，就是光進來的地方。有反抗，就會有改變，有縫隙，就有機會拆解巨大的結構，創造新的結構。

我個人非常喜歡「顏色」處理的議題，因為不是只有女性會面對多重身份的無奈，男性也會。只是女性的無奈，通常是更巨大與令人心寒的。顏色，是多重身份無奈的象徵，同時也是壓迫的展現，褪去顏色，就褪去了無奈與壓迫。

卸妝，很簡單，但是真正地褪去加在我們身上的顏色，就變得非常困難。如何褪去我們不喜歡的顏色、如何重新漆上自己喜歡的顏色，就是反抗的過程，與真正困難的地方。願所有的女性，有朝一日皆能集自信、美麗、勇敢於一身，脫離生活窠臼，掌握自己的人生。